

宿建德江

□ 甫跃辉

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算来，读到这首诗，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。已然记不得最初读到这首诗时的情形，但这首诗像幼年读到的所有诗一样，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血脉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并没深究建德江在哪儿，而是把建德江当作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可的河流。

正如那月，那树，不必去探求，是哪一天的月亮，是哪一种树木。前阵子，陆春祥老师约我去新安江。我问，新安江在哪儿呢？陆老师说，在建德。我忽然想，建德，新安江，这和建德江有什么关系？网上一查，原来新安江流经建德的一段，就叫做建德江。我不由得有些兴奋，默默把孟浩然这首诗念了几遍。

下榻的酒店，离建德江不过十多米。一行人饭后乘船沿江而行，江水浩浩，两岸高楼林立，灯光熠熠，不时有探灯从右岸射向左岸，在小山树木之上变换着形色。我坐在游船顶层，四周熙熙攘攘。抬头看天，不见月亮，星星亦被地上的光照遮掩，只剩下最亮的三五颗。船行多时，忽见江中高矗一塔状物，喷出高高的水柱，水柱时而散开，时而聚拢，光色变幻，很多人拿出手机拍照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建德江，但又笑自己，千年以后，自然什么都变了，又如何能够要求一条江保留千年前的面貌呢？倒是那江中的一片小树林，水雾蒸腾，烟霭漫漫，仿若仙境。然而，就也不过是当代技术设置的障眼法罢了。回到酒店，拉开窗帘朝下看，建德江静静地流淌着。

次日醒来，离开酒店到里叶村。村子道路整洁，房屋整饬。透过车窗，看不到多少人，倒看见家家户户种些花草，穿过小村，眼前开阔，是一大片荷田。荷叶田田，荷花朵朵，莲蓬盏盏，熙熙攘攘，直接天际。天际树着电线杆，切割开蓝盈盈的天。虽已入秋，天气依旧闷热难当，但大伙儿兴致颇高，纷纷走进一条条隐于杂草的小径，分开撞到身上来的荷叶，一径往前走。荷叶荷花和莲蓬是那么高，几乎要将我们湮没其中。

说起秋荷，最先想到的，是《红楼梦》里黛玉所欣赏的李义山那句诗，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似乎秋荷就当是一副衰颓破败模样。但万物远比词语精彩，词语往往是粗疏的概括的，而万物是复杂的渐变的。秋天不会忽然到来，荷花也不会忽然凋萎。秋天炽热明亮的阳光里，暗藏着西风的凉意，但这是肉眼凡胎的我们难以觉察到的。我们看到的，只是红荷花依旧粉艳，白荷花依旧素净。每一瓣荷花都很大，简直太大了，且修长，轻薄，其间脉络隐现，宛若柔若无骨的水袖，斜斜地耷拉着。这和我记忆中的荷花似乎不大一样。记忆中的荷花是实用的，而这是审美的。我踟蹰于一朵朵荷花间，惊讶于这美的创

造。我采了几只莲蓬，留着长长的荷秆。荷田边上有几位农民在卖莲子等现成的小商品，好几位同行的朋友围着买，站旁边听了听，价钱并不贵。摘莲蓬前，问了当地接待的朋友可不可以摘，朋友说可以，不想摘了后，没走几步，身后有老农说，这个不可以摘的。很是尴尬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这时候，看到卖莲子的，想着他们应该是一起的，那多和他们买些莲子吧。不想，这时候车要开了，只能匆匆上车。为此，心中总有些过意不去。

又不知走了多久，来到另一个村子，叫做新叶古村。村口一座文昌阁，建于清同治年间，站阁内天井中抬头望，可见祠堂外一座高塔，名曰转云塔，早于文昌阁三百多年建造。村中本地人不多，多的是游人。不过，游人也不算多。各处大门敞开，对游客似毫无防备之心。这些老旧的建筑，蹲伏于耀眼阳光之下，仿佛在窃窃私语。我们来到一处酒坊，里里外外，竟无一人。我在门口坐下，寂静如斯，闻不到空气里的酒香。歇息不久，继续往前走，走在石板路上，穿过窄窄的村道，我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场景，“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”——是一片明镜似的水塘，水塘周一圈老屋，老屋背后，青山隐隐，白云悠悠。

房舍倒映在水塘中，水塘水晃动，天光云影往来。沿水塘边走不多远，在一门洞边，几位本地老人闲坐聊天。有的光着上身，有的戴着草帽，皆手持蒲扇，悠然扇动。听不懂他们聊些什么，只听得他们不时大笑，丝毫不介意我们这些游客往来身边。他们头顶，高悬着一块牌匾，上书四个大字：道峰会秀。

穿过门洞，不多远，又是一座祠堂。村中祠堂皆建筑精美，角落里透着历史的浓郁气息。在一座祠堂内，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，是村里三月三这天，祭司祖先，演戏娱众。当地朋友说，过年时候，村里的年轻人未必回来，但三月三这一天，年轻人们总是要想尽办法回来的。照片上人头攒动，仿佛听得到他们的欢声笑语。这些鲜活的血脉，延续了古老村落的生命。他们散落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，身上想必永远都会带着这村子的印迹。

在新叶古村门口等车间歇，我和一位摆摊的老太太买了一束莲蓬，八块钱，五六个。剥而食之，清脆可口，比我在上海买的要鲜嫩得多。这多少让我弥补了之前偷摘莲蓬的过错。

夜幕降临，再次回到建德江边的酒店，此时，内心的失望消弭许多。那些外在的东西，即便改变了，终究是改变不了一条江的灵魂的。

是夜大醉。次晨醒来，收拾行李，匆匆赶往另一地点，又是一条江，名曰胥溪，是伍子胥主



持开挖的。说是“溪”，实在并不窄，完全是一条水流丰沛的大江。沿江而行，水色青绿，山色清朗。走到尽头，来到一座小城，名曰梅城。梅城实在只能算是个小城，街道敝旧，新的是几道牌坊。这些牌坊，按理不该这么新的，都说原物已毁于文革浩劫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让人徒然叹息罢了。

台风要来了，时晴时雨，在一座六合古井边，我们被大雨阻住了将近一个小时。水井边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在洗花生。花生是新鲜的，带着湿泥。老太太将塑料筐举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吃花生。我们也不客气，个个吃了不少。大雨一来，老人不见了，那一小筐花生仍放在井边，似乎要我们随便吃。待得雨稍晴，老人出来了，继续洗花生。洗好了，又问我们，还吃不吃？老人说，这是她刚买的。我们都很不好意思。见我们都不吃了，老人才端着小盆，佝偻着腰，回家了。

有人说，孙权到过这井边玩儿的，不知确否？雨仍然断断续续，当地朋友买来伞，我们撑伞前行。远远看见一座城楼，总算来到此行的终点。城楼外，富春江、新安江和兰江三江汇合，江水浩浩荡荡，江风吹来，城墙上写着“严州”两个大字的旗帜翻卷着。杜牧、刘长卿、范仲淹和陆游在这儿做过官，谢灵运、李白和孟浩然等等都来过。历史就流淌在城楼下的大江里。要走了。离建德江越来越远了。

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这实在是一首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诗。简单得不需要注释，简单得能够在所有中国人血脉里畅通无阻。我拎着五六支带了长长秆子的莲蓬，穿梭在车站的人群间。这些莲蓬，似乎捎带了建德江的一丝气息，跟随着我一直回到家里。现在，它们就插在我面前的笔筒里。

作者为云南保山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《上海文学》编辑部副主任，云南保山学院客座教授。小说见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今天》等刊。中短篇小说集《少年游》入选中国作协2011年度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刻舟记》、短篇小说集《动物园》《鱼王》《安娜的火车》等。先后获得《上海文学》短篇小说新人奖、人民文学之星奖、十月文学奖、郁达夫小说奖、高黎贡文学奖等。即将出版小说集《这大地熄灭了》。

知名作家·新安江行

建功立德之乡 精神文明高地

建德市新闻传媒中心
建德市新媒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公益广告